

文学想象中的本色神学：墨面基督

——评姜原来《兰林复活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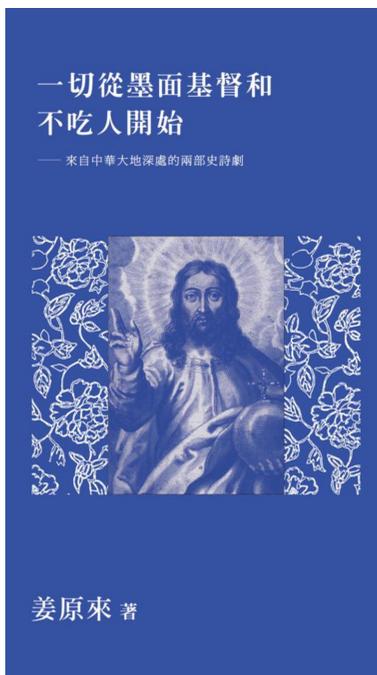
刘 平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上海 200433，中国）

提要：《兰林复活节》的全部叙事以整个中国基督教历史为宏阔的背景，特别置身于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社会巨变场景中，尽可能以多宗派、多阶层、跨国界的维度揭示当代中国基督教的现实处境与未来趋向，富有创造性地以汉语文学语言表达出当代中国基督教的本色神学——“墨面神学”。《兰林复活节》通过描绘教会—世俗社会、三自教会—家庭教会、传统—现代、乡村—城市之间的张力较为细致入微地阐释了墨面神学内在的三个基本环节：大家庭神学、不吃人神学与牺牲神学。

关键词：墨面基督；墨面神学；《兰林复活节》；本色神学；不吃人；大家庭

作者：刘平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复旦大学宗教学系，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200433，Tel: +86 138 1861 8132. Email: liuhengxian@163.com。



姜原来：《一切从墨面基督和不吃人开始》，香港：手民出版社，2017年

在汉语基督教文学史上，以汉语书写以及文学想象力来表达汉语神学的作品并不多见。这并不是说至今所有的汉语基督教文学作品都在神学向度上缺乏探索与张扬，毋宁说如今至少有一部汉语

基督教文学作品已经自觉地将汉语神学思考作为创作的源动力与写作目标。这部作品就是上海自由作家、素有“打地铺的剧作家”之称的姜原来的原创话剧《兰林复活节》。与同一作者创作的已经颇具影响的话剧《贝多芬在中国》、《莎士比亚在嘉兴》、《雁荡平安夜》比较,《兰林复活节》的最大特色在于它具有宽广的历史视野与深厚的神学思辨,在于在汉语文学叙事中尝试建构本色神学。职是之故,《兰林复活节》在当代中国基督教文学史上会留下应有的一笔。

《兰林复活节》基本上以史实为素材,借助于丰富的文学想象力,以舞台剧为形式,主要通过对话、布景与音乐三合一的方式,呈现 21 世纪之初中国大陆基督教的信仰生态图景以及神学张力。作者在“导读”中直接交代了整部话剧所要讲述的是“江南山野之地,由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十几户人组成兰林团契^{〔1〕}”之中所发生的事情。整部话剧的主角是“最底层十几万墨面渔民,岸上固定的家都没有,连农民都瞧不起他们,却是中国最早皈依基督群体”。整部话剧的主旨是“兰林的事不如芝麻大,却是世上最重要的事之一,吃人世界大战的终止只能从这样大家庭的重建开始”。因此,《兰林复活节》的全部叙事以整个中国基督教历史为宏阔的背景,特别置立于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社会巨变场景中,尽可能以多宗派、多阶层、跨国界的维度揭示当代中国基督教的现实处境与未来趋向。就此而论,《兰林复活节》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全面反映当代中国大陆基督教当下生存处境的文学作品。

不仅如此,《兰林复活节》从鲁迅(1881—1936 年)1934 年 5 月 30 日的《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中取典,以一幅对联“登高山林朝见墨面造物,行深深大地亲历宝血救主”与横批“永生之道十架路”富有创造性地以汉语文学语言表达出当代中国基督教的本色神学——“墨面神学”。所谓的“墨”即黑色。所谓的“墨面”即黑黢黢的脸面或“黝黑的面孔”。在原诗中,墨面用来形容凋零破败的模样。而《兰林复活节》则大胆借用来描绘耶稣基督及其信徒以及一切受造物:“道成肉身 在偏僻乡村的造物主,做过木匠的造物主,风尘仆仆奔走在渔民乡民中间的造物主,不愿有佳形美容的造物主,应该也是墨面的样子吧”;“墨面的渔民,墨面的山里人,黝黑树干墨绿树叶的广玉兰树”。概言之,墨面指称“墨面的地方,墨面的人,墨面的造物主”。《兰林复活节》以“墨面”意象重新诠释《以赛亚书》以“受苦仆人”对耶稣基督的预表:“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52:14);“他无佳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53:2-3)。但是,墨面基督、墨面基督徒与墨面受造物意象中的墨面所蕴涵的神学,并不是奇思异想,而是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意义上的十架神学——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谦卑受苦,甘愿背负人世间的一切罪恶与苦难,正如《以赛亚书》中“受苦仆人”预表耶稣基督所刻画的:“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53:4-5)。

《兰林复活节》通过描绘教会—世俗社会、三自教会—家庭教会、传统—现代、乡村—城市之间的张力较为细致入微地阐释了墨面神学内在的三个基本环节:大家庭神学、不吃人神学与牺牲神学。大家庭神学与不吃人神学,实际上共同构成墨面神学的一体两面。在后伊甸园时代,人类因为自己的罪性而陷入战争状态,

这是一场每一个人同其他每一个人的战争,千人千面、万人万心,每个人都有自己

〔1〕 本文引文除另注之外,均引自《兰林复活节》,下同。

认为绝对正当的根本利益，归根结底每个人都是孤零零的原子孤魂。如今的生活却像一个搅拌机把全世界搅成了一团，先是魔鬼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然后是人类在地上走来走去，四处奔窜。人海汹涌，每个别人都是陌生人，偶然相遇——我还有补充——你永远是你，我永远是我。除了偶然撞面我不让你吃，我想办法吃你，下一秒钟起，我和你有什么相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人有条座右铭：“对敌人的宽厚就是对战友的残酷”，在如今我们人人深陷其中的这种世界大战中，我的座右铭是：“对他人的怜悯就是对自己的残酷”！

这就是现实世界的逻辑钢铁的逻辑——钱、权、技术、实力的逻辑才是唯一的逻辑！金钱推动的技术能做到有钱有势者所需要的一切，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办不到的。人都有根本利益，你们把你们可怜地守在兰林当作根本利益，我的根本利益是，有尽可能多的钱、得到尽可能多的享受。就这么简单。除了我自个儿好好活下去，这世界上其他的一切全都和我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全都去他娘的滚一边喇去吧！

而现代世界及其现代性将这种战争状态推到极致：“正在发生的一切——其实是一场战争，一场每个人都被卷入的战争，一场几乎每一个人对每一个其他人的战争。整个世界早已变成了战场。比起这场世界大战，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只是局部战争。按着神学，你会说，一切是因为罪，是的，罪的发生是这没完没了世界大战的总源头。”

正如创世记第三章所记述的，世界大战从家庭开始：“家，真正的家，真正家的撕裂破碎、难以重建，是这场世界大战的直接原因。”因此，重建家庭成为基督教救赎中的核心信息。《兰林复活节》通过城市基督徒知识分子戴明的具体论述了重建大家庭的紧迫性与必要性：“人靠什么活着，人首先得靠爱活着。家，就是爱的起码确定。没有了真正的家，也就没有了确定不疑的爱。家，会被战争、暴力、专制毁灭，也会被各种文明的谎言包括浪漫的谎言粉碎。于是，亲人成了客人，熟人成了陌生人，最终对于每个人，他人越来越不像人了越来越成了某种东西，他自己也会慢慢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最终是全部变成某种东西。没有了真正的家，人必然成为各种各样的东西，最后，人之间剩下的只有交易和欺诈、冷漠和仇恨。这就是这场战争的直接原因。”因为人类的罪性，第一个“甚好”（创世记 1:31）的家庭关系被破裂，后伊甸园时代的人类史就是一部由丛林法则掌控的战争史。这种战争就是上述的“吃人世界大战”。《兰林复活节》一语中的，揭示出这种世界大战的内在本相：“这个世界的隐秘之王就是骗子，谎言之子。没有谎言就没有战争，在这场上帝与魔鬼的属灵战争中，首要的就是与骗局谎言的战争。这的确是一场真正的世界大战。”而终止这种整体性、全球性危机的出路是重建家庭。为此《兰林复活节》的主要篇幅围绕由新教、天主教、东正教十二个户人家组成的大家庭“兰林团契”而展开。兰林团契也因此成为未来新天新地在现世的影子。以兰林团契为典范的大家庭就是地上的有形教会，在本质上是天上无形教会的预演。大家庭由圣爱（agape）连接而成。这种“真正的家，就是这样永远有人在等你的地方”；“是家不上锁”。

《兰林复活节》的宏观叙事背景以及大量的对话正是近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整体性的危机——世俗战争：“地全脏透了不算，人心都脏透了，到处是骗人的、坑人的、讹人的、吃人的，但凡你吃喝拉杂睡，但凡你活着得遇上的所有事情，哪怕一个鸡蛋一块砖一个电话一条信息全不能轻信全靠不住了。都在烂，人不成人样了，家不成家样了，村子不像村子了，都像打仗剩下的。”《兰林复活节》中的墨面神学，一方面，通过三个具体伦理原则落实于当代世俗主义与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的敌基督世界中，将大

家庭神学与不吃人神学、牺牲神学落实为具体可操作的行为,藉此来表达与体现内在的宗教信心:尽力不让人吃了;坚决不吃人;要纪念遭苦害的人。第一个原则如同摩西道德十诫中的反诫命,以消极的自保来抵制现代世界中来势凶猛的吃人战争;而第二个原则则类似于道德世界中的正诫命,以积极的改变自己来改变世界的吃人现状,虽然墨面基督徒在今生今世不可能彻底改变吃人世界大战的蔓延与毒害,但是,至少可以在自保的同时主动不参与吃人战争,从而在世俗一反神的浊流中显明存在一股来自天国的清流。另一方面,墨面神学是一种草根神学,一种墨面基督曾经真实生活的现实世界中的受苦受难者的神学。草根并不是一种身份标签或阶层属性,而是一种对社会不公义造成的苦难与道德冷漠表达抗议与反驳的价值立场与认同。与这种抵抗现代性痼疾的草根神学相反,中国大陆基督教内部也存在一种迎合世俗战争的神学——幸福神学。这种神学不过是当代版本的曾经被马丁·路德所严厉批判的荣耀神学:以今世的行为或世俗社会定义的成功来荣耀神。这种神学刻意歪曲墨面神学对现代世界的批判与抵抗,认为墨面神学的错误在于以极端的方式否定现代世界,为纠正这种自己定义的错误而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错误:彻底迎合现代世界,以现代世界所标榜与奉为圭臬的成功/幸福为讨神喜悦的惟一准则。这种所谓的幸福神学以基督教传统的核心观念与思想为外包装,外表上看上去像基督教,但是在本质上是一种如假包换的伪基督教世俗主义:“上帝啊,请听你仆人的祷告。我受差派来到这里,这里有勤劳朴实的弟兄姐妹们,有乐意奉献牺牲的仆人。主啊,求你恩膏他们,每天的生活滴下油脂。他们既归向你,就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人。我奉主名宣告,上帝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一切也全属于我们,无比繁荣和无限祝福属于我们,现在与未来只有得恩蒙福。我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睡也蒙福,行也蒙福,世界吃人的灾难任何的灾难困苦都与 we 无关,失败、疾病、贫穷、衰老、死亡,全与我们无关。因为基督已为我贫穷,使我成就富足;祂已为我戴上荆棘冠冕,使我戴上胜利冠冕,祂已替我受了鞭伤,使我永无伤病;祂已为我上十字架,使我脱离一起诅咒灾殃;祂已为我受死复活使我永不灭亡。今天是上帝所赐的日子,弟兄姐妹们告别挣扎拥抱产业,从此只有欢喜快乐,每步心想事成,一路福杯满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幸福神学以世俗的成功/幸福作为衡量信心的标准:成功/幸福证明人有信心,所以神赐福;反之,失败/痛苦证明没有信心,所以神咒诅。幸福神学将申命记神学以及神主权思想简单化,并曲解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 年)使用金钱三原则。约翰·卫斯理认为:“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地去赚取,尽我们所能地去积攒,尽我们所能地去给予”(gain all you can, save all you can, give all you can^[2])。其基本立意是鼓励基督徒亲身投入与参与赚钱的过程,为的是通过善用金钱和施舍来体现财富的真正价值和基督徒置身现世但超越现世的人生观,而非相反。幸福神学的内在逻辑决定它必然彻底否定苦难以及牺牲在信仰中的意义,将耶稣道成肉身以及十架受难全盘否定,试图今世荣华富贵与来世新耶路撒冷兼顾,从而成为一种以超级幸福为旨归的微妙生活艺术:“我说的这最微妙的底线、恪守其实就是最简单的一条:‘两全其美’! 做一切事情都让上帝和我自己的根本利益两全其美,达到这种本来就存在的两全其美境界,这就是生活的艺术。幸运的是,我掌握了这种最微妙的艺术。只为自己做不为上帝做的人,再聪明还是低档聪明人,因为上帝虽然隐而未显仍然大而可畏。但是只为上帝做不充分考虑自己利益,这就讨上帝喜悦吗? 非也! 兰林就是明证。上帝是赐福并且喜欢人追求祂赐福的上帝,马太效应——多者益多嘛。裴牧师向来迂就迂在这里,他认为只要为上帝做就可以了,结果呢,两败俱伤,看看这里——既不荣主也不益人,贫穷、混乱、不幸和——死亡,整个被上帝抛弃的地方。”这种幸福神学归根结底是一种等级制的人类中心主义:将十架所破除的一切形式的中心—边缘、主流—末流、城市—乡村、现代—传统之间的对立再次对立起来,并将天平偏向于前者,使基督教成为现代世俗主义版本、颠

[2] John Wesley: The Use of Money, 载于网站 http://www.whatsaiththescripture.com/Voice/The_Use_of_Money.html。在这篇布道中约翰·卫斯理详细阐述了它的使用金钱三原则思想。

倒的灵知派。而墨面神学不仅在大家庭神学以及不吃人神学上与之有云泥之别，墨面神学的第三个环节“牺牲神学”则更加与之形成鲜明的比照。牺牲神学不仅效法耶稣基督在今世甘愿为了十架救恩而承受十架重担，也就是说，不仅要追随基督甘愿遭苦害，而且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表现出来，即“要纪念遭苦害的人”（希伯来书 13:3）：

大地上的苦难太多了受难者太多了可是残酷的否定彻底的遗忘也太多了，我们基督徒不去纪念他们谁去纪念他们？即使他们不是基督徒。为了主的怜悯和公义，我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纪念他们。这世界上至少得有一些人愿意人不顾一切地记着：有这么一个人、有那么一个人、有那么一个个人，曾经在世上活过！不忘记他们。

是啊，要为受难者祷告，为和家人失去联系的受难者、为被人遗忘的受难者祷告。这是悲悯的天主希望我们长期坚持做好的一件重要事情。

多少受难者离开时盼望至少有人记得世界上有过他这么一个人，而不是灰飞烟灭彻底枉然。这种生命最后的渴望里凝结了多么神圣庄严的奥秘啊，即使那个人连一条虫子都不如正在悲惨离开！不是在神学院的林荫道上，而是在穿过这样历史现场的十字架路上——这样的路上，需要简朴清贫的生活、需要担当苦难，有时候甚至要像广锁弟兄那样——在日常生活中为主殉道。因为，这样的十字架路纪念了遭苦害的人，也“忍受祂所受的凌辱”、“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

《兰林复活节》中的墨面神学以基督的身体“教会”即大家庭为标的，奉行彰显圣爱的不吃人原则为基本道德操守，效法基督甘愿受苦，并以基督再来的复活为盼望，从而将信望爱有机统一于一体：“咱们的大家庭，有主在一起，家里人生生死死相守相望就是有人死了也不是永别，而是再见等着复活永生和主在一起永远相聚，这三样合在一起就是咱们的命根子，有了这合一起的三样，再难再苦，咱们过的下去。”复活盼望不仅是人类吃人世界大战的最终解毒剂，而且是墨面基督的再来也必然带来墨面基督徒与一同叹息、劳苦的（罗马书 8:22）一切墨面受造物都得到自由与释放。

《兰林复活节》以及其中的墨面神学让我们读者对汉语基督教文学生发出新的期待。《兰林复活节》文学叙事中的神学深度使我们对汉语基督教文学创作不得不抱有更加热诚的信心。就这种神学深度而言，未来汉语基督教文学意义上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沉默》等流传文学史的基督教文学作品并不是不可能出自汉语基督教文学家的笔下。如果说当代亚洲神学通过印度的种姓神学、中国台湾的水牛神学、韩国的民众神学在本色神学上有所创新，那么《兰林复活节》则另辟蹊径，通过文学创作而建构一种本色神学。这种本色神学上的探索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涵上都值得我们关注。思辨的神学有可能借助于这种文学形式，会更加易于被人所理解与进一步思考。如果不久的将来，在汉语基督教文学中先于汉语神学而形成一种本色神学，它既表达了这个时代的神学思考，也让这种神学思考成为一种当下的现实与未来的期许，那么，这样的文学创作不仅可能，也是现实的，因为《兰林复活节》给我们读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对未来的展望。

English Title:

One Indigenous Theology of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Ink-faced Christ

——A Book Review of JiangYuanlai's *Easter in Lanlin*

LIU Ping

Ph. D.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Religious Studies, School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Handan Road No. 220, Shanghai City, 20433, P. R. China. Tel: +86 138 1861 8132. Email: liuhengxian@163. com

Abstract: The epic-like narrative of *Easter in Lanlin* is set against a broad backdrop of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As the story unfolds itself, a panorama of huge changes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emerges, in which the multi-dimensional realities lived daily by average Christian men and woman are depicted at great length, manifesting to the fullest extent clashes among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the religious vs. the secular), denominations (patriotic churches vs. house churches) and classes (the urban vs. the rural), as well as intergener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nflicts. Written in a quintessentially Chinese literary language, the play expresses most eloquently the true qualities of Indigenous Theology in the present era——the “Ink-faced Theology”. This review aims at delineating the three basic constituents of the Ink-faced Theology, namely, big-family theology, non-man-eating theology, and sacrifice theology, through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far-reaching spiritual significance of *Easter in Lanlin*.

Key Words: Ink-faced Christ; Ink-faced Theology; Easter in Lanlin; Indigenous Theology; non-man-eating; big family